

2010年北京公务员考试申论预测卷（六）公务员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0_E5_B9_B4_E5_8C_97_c26_647855.htm

城市乞讨者作为弱势群体的一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本篇为华图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提供的针对2010年上半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关于城市乞讨现象申论预测试卷及华图参考答案。

一、注意事项

- 1.申论考试，是对分析驾驭材料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然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的位置。

二、资料

1.“我不回去，打死我也不回去。”4月5日中午，北京街头，一名双脚畸形腐烂、无法行动的少年坐在简易滑轮车上，正被一对男女使劲拉扯，少年则大声哭嚷着不愿离开。执勤民警立即上前进行盘问。拉扯这名残疾少年的是一对夫妇，他们自称是孩子的父母，但残疾少年却大声对民警喊道：“不，他们是我的‘老板’，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逼我要钱，我不要跟他们走。”随后，民警将这三人的带回分局进行审查。从少年随身携带的户口簿得知，这名残疾少年名叫小华(化名)，今年13岁，是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要带他走的这对夫妇分别叫做宫××、王××，与小华是雇佣关系，他们出钱把小华从其父母手中“租”过来，利用小华肢体残疾在大街上乞讨要饭来牟取利益。由于不堪忍受虐待，去年冬天，小华偷偷跑了出来，跟一名叫大明(化名)的少年一起去了石家庄，由于在那边被媒体关注，所以只好又回到北京，没想到这次在街头被“老板”碰到了。小华出生在河南睢县一个农

村家庭，天生双脚残疾，脊背又长了拳头大的一个肿瘤。“我们家一共4个孩子，我是老三，除了我，他们都在上学，因为那儿的所有学校都不收我。”小华回忆，自己8岁那年，宫××夫妇突然来到村里，挨家打听村里哪家有残疾的孩子。“那时我正在外面，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我，然后就找了我爸妈，提出要把我租走。说是带我出去做生意，实际就是让我出去乞讨。后来爸妈就让我跟他们走了，第一年的时候他们给了我爸妈4000块钱，以后几年，每年都给我家6000元。”在这5年中，“老板”夫妇带着小华到过重庆、杭州、武汉和天津等地乞讨，来北京乞讨也已两年。小华说，这几年他过得实在艰难，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每天老板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他就在这个地方乞讨。一天收入多则两三百元，少则几十元，到了晚上老板把他乞讨要来的钱收走，带他回家。如果没有要到那么多的钱，回到家中就会挨打。因难以忍受虐待，小华曾逃跑过好几次，但每次都被老板找了回来，回来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除了小华，他们还租借了和小华一样有残疾的五六个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挨过打。轻的时候被打几个嘴巴，重的时候就用铁锁链子抽，还有一次，小华的耳朵被他们用钢针扎穿了。“每天讨来的钱全都要交给他们，我还得脱光衣服给他们看我确实把钱都交了。”小华说。由于身体有残疾，这些孩子都跑不远，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跑过，但又被抓了回来，“然后就被打得更厉害了。”小华第一次逃跑是在天津，“后来我被那里的记者发现，我的事被登在了报纸上，他俩立刻就找到了我。”小华说，如果没有“老板”夫妇的控制，他还是比较喜欢乞讨的，因为比较自由。“每天讨的钱就可以自己支配，不用上交，自己想买什么

东西吃就买了。”小华充满向往地说。当民警表示要送小华去救助站时，这位残疾少年却表示出十分的不情愿。

2.近日的一天早晨刚过7点，就有一位年老的乞讨者背着个布包，来到过街天桥上蹲着要钱。早上比较冷，他穿得很厚，头上戴着帽子。记者发现，从早上7点到8点左右，总共有15个人给他钱。加起来总共有10块钱左右。这位乞丐说，他以前也是比较晚才出来讨的。但是有一次早上他醒得比较早，反正睡不着，索性就出来要饭了。就是那一次，他发现早上七八点的时候街上给钱的人比较多，因为很多人在等公交车上班，都会准备零钱，而他就在公交车站附近的过街天桥上要钱。8点半左右，他从布包里掏出头天一个路人给的半包饼干吃了起来。他说自己是河南人，今年53岁，目前跟老伴住在地下通道里。他老伴也在乞讨。说起为什么要出来要钱时，他很激动地竖起4个手指说：“4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儿子都结婚了，我和小儿子住，但是小儿子的媳妇把我们赶出来啦。”

14时许，过街天桥上开始有人摆地摊，他只好走到天桥两边的楼梯上坐着。据记者目测，他们俩今天总共要到了三四十块钱。

3.某日上午10时许，一名4岁女童站在八角地铁西北出口，伸手乞讨，喊着“叔叔、阿姨可怜可怜我吧”！她的背后跪着一位“老太太”，佝偻着背，头埋得很低，包着头巾。据城管队员介绍，当时孩子向过往的行人说，她家是河南的，她和奶奶两个人流落在北京，没有其他亲人只能以乞讨为生。过往行人不时地朝地面搁置的乞讨罐内扔着零钱。队员们发现两人后上前询问她们是否需要去救助站。谁知“奶奶”却用衣服紧紧裹着自己的头，怎么也不肯抬起脸，更不肯说话。队员上前准备去扶“奶奶”起来，可这时“奶

奶”见势不妙，突然站了起来，撒腿想跑。吃惊的队员顿时愣住，然后上前去追，终于把“奶奶”拦了下来。原来这名“奶奶”其实是孩子的妈妈，今年28岁，姓齐，家住河南洛阳，来北京2年以乞讨为生。真相大白后，女子解开包得严严实实的头巾，又撕下脸上的“皱纹”，露出年轻妇女的真容。女子说，为了引起人们的同情，讨要更多的钱，她每天装扮成孩子的奶奶，穿成老年人的模样，包住自己乌黑的头发，还用薄膜把脸上贴出皱纹。为了不露出破绽，还故意一直低着头不说话。城管队员教育了齐某不能用欺骗的方法乞讨，母女俩拒绝了救助后离去。

4.日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完成的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广州流浪乞讨者超过95%属于“职业乞讨”。专家建议，对那些确属家庭困难和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乞者，有关部门可对其发放“行乞信用证明”，以进行分类管理。

5.昨日，记者问东街口一个乞丐：“有人管你们吗？”他回答：“没有，警察和城管在面前也不会管，刚才我坐在下面，一个交通协管员说下面是主要干道，让我到天桥上面来。以前乞讨人员被收进收容遣送站后，会被送往原籍，现在都不会了。”目前，究竟什么部门可以对街头泛滥的乞讨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福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容处明确表示，他们目前并没有得到授权，无法对乞丐进行管理。福州市市容管理委员会也同样表示：“在管理城市乞丐方面，我们现在并没有什么有效手段。”谈及乞讨问题，福州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所长也连称头疼：“我们现在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管理这一特殊群体。这些人有的纠集在一起，给社会治安造成隐患，有的强讨强要，引起市民以及游客的极大反感，乞丐群的存在也影响了城市的形

象。有时候，为了安置他们，干警们不得不自己掏腰包。”省救助管理站站长卓伟焯表示，乞丐是一个社会问题，乞丐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规定，救助管理必须是自愿的，如果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意接受救助，救助管理站无法强制对其进行救助管理，如果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离开救助站，事先告知后，救助站也不得限制。福州市民政局福利处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在职能划分方面，乞丐的确是由民政局福利处管理，救助管理站具体实施。以前的模式是公安收，收容(遣送站)留，现在救助管理站只能作为救助方，如果乞丐不愿意接受救助，也就意味着乞丐管理处于一种真空状态。

6.家住鼓楼的林先生表示，应该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加大宣传，引导其前往救助站救助归乡。省直机关的李先生等人提出，街头的流浪者应该分门别类对待，对于6~14岁流浪乞讨儿童，将统一采取强制保护措施，送往救助站接受救助，如有监护人，将通知其监护人领回孩子，找不到监护人的，将由民政部门统一安置。对于患有精神、传染、伤残等疾病并符合救助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已向市政府建议由卫生部门主要负责，民政及公安等部门配合收治。另有十几位市民打进电话表示，应该设立禁讨区，如在重大政治、经济活动场所，公安、省、市政府门前及形象工程、窗口地段设立一些“禁讨区”，这样能基本保证整个的城市形象和人们的正常工作、生活。家住鼓楼的纪先生、陈女士甚至提出有关部门应该给乞丐发证，进行教育后改变成“职业乞丐”，学习外国的经验。福建省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肖艳表示，现在乞丐增多，与收容站变脸不无关系。肖艳认为，世

界各国都有乞丐的存在，作为一种选择，只要不是在恶意地利用乞丐身份，政府也没有必要制止，但应逐步减少这种乞讨人员，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她建议各地应该就地解决乞丐问题，包括完善社会捐助机制，有关的组织应该加强宣传，公布电话、地点，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整个社会救助发达后，人们的同情心通过这些渠道发挥，不会再给这些个体施舍，没有了收入，乞丐自然会减少。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